

攻擊華府的亞洲政策，旨在迫使美國走出「越南迷宮」(to trip over in the maze of Vietnam)。·「共市」國家應專心致力於研究其與美國可能觸發貿易戰爭的經濟與貿易問題。新近始正式成爲「共市」一員的英國，已對調和歐洲與美國的關係方面發揮作用了。

其實，值此西方即將與蘇俄展開多種對歐洲未來前途極關重要的會議與談判的前夕，消除歐洲與美國的歧見，使西方的立場趨於一致，乃是未來談判成功的先決條件。因此，歐洲國家似應在下述方向作努力：

第一，「共市」九國與其集中心力注意於貿易談判，還不如對國際貨幣改革方面多點心思，尤其是在調整貨幣的手續方面。換言之，歐洲國家應考慮美元貶值的方法，而不使美國喪失顏面。美元貶值而不使美國喪失顏面，對美國的保護主義者而言，可能是一項比較容易接受的改變。這些保護主

義者，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甘迺迪回合」談判時，不願如此作，包括美國的勞工領袖在內。在兌換對比上作迅速而少量的改變將是最容易見效的方法，以消除在現行制度下對美國的歧見，並同樣可以解除用直接管制來約束資本的流通。

第二，「共市」九國中的八國，應力促法國改變其對「北約」與華沙公約談判平衡裁軍的敵對態度。法國將於本(一九七三)年三月舉行大選，龐畢度政府可能對此一問題的壓力較爲敏感。目前，法國雖未參加「北約」的軍事一面，但法國具有二個師的軍隊駐在德國。現在，在盟國之中，就是法國一國阻撓美國與蘇俄談判相互裁減軍的任何努力。值此美國終止徵兵，無異是美國單方面自歐洲撤軍的意向勢將增高之際，法國的態度是不合理的，也是自取失敗的，而且很明顯將激怒美國政府與國會。

毛共當前內部的難題和新鬥爭

方曙

根據共黨祖師爺馬克斯的辯證論的說法，事物永遠在變，永遠在矛盾鬥爭中變。毛澤東也一再強調這一矛盾律，在事物中的重要性，而且他也以這一觀點，解釋社會，解釋歷史，解釋他自己的黨。

毛匪早期的著作關於政治哲學部門的矛盾論，就是這些論點的具體說明。除了解釋事物的內部矛盾外，論到它黨內的鬥爭，是這樣說的：

「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鬥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鬥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

毛匪又在一九三八年十月，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內有一節標題：「我們的黨已經從兩條路線鬥爭中鞏固和壯大起來」說：

「十七年來，我們的黨，一般地已經學會了使用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思想

鬥爭的武器，從兩方面反對黨內錯誤思想，一方面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又一方面反對『左』傾機會主義。

在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以前，我們黨反對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和李立三同志的左傾機會主義，由於這兩次黨內鬥爭勝利，使黨獲得了偉大的進步。」

毛匪在「文革」前夕，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杭州講話，專門談到「鬥爭哲學」的問題，說：

「馬克斯的經典著作，不但要寫序言，還要寫註釋，寫序言，政治的比較好辦；哲學的麻煩，不太好搞。辯證法過去說是三大規律，史達林說是四大規律，我的意思，只有一個基本規律，就是矛盾的規律，質和量，肯定和否定，現象和本質，內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現實等等，都是對立的統一。」

從毛匪發表矛盾論起，近三十年來，毛匪思想，始終在「矛盾論」中翻筋斗。他既確認事物內部的矛盾，是永遠存在的；（也就是永遠一分爲二之意）而解決矛盾的思想鬥爭或權力鬥爭，也是永遠存在（對立的統一）的。因此黨內的分裂與鬥爭，便要「經常發生」了。如果黨內真的沒有矛盾，沒有鬥爭，那黨的生命便會死亡。從這一認識出發，毛匪的「不斷革命論」就找到理論根據。

毛共此次搞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內部大門爭，但在毛澤東門人殺人的嗜好來說，似乎意猶未足，在「文革」初期，毛匪預料，像這樣的大鬥爭，應該還有第二次或第三次。他最近公開一封致江青的私信中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就是此意。毛匪似乎懂得這一鬥爭的「規律」，總是這樣發展的。

匪黨五十餘年的歷史，也實在是一部鬥爭史。去年八月間，我台灣關係方面，獲有毛匪於一九七一年九月以前，部署整門林彪集團人物時，毛匪所講的黨內「十項路線鬥爭」之說。毛共正式於一九七二年一月發表。其內容十分重要，是毛匪一個綜合，一個回顧。證明「黨內的鬥爭」是經常發生，幾乎是一波接一波的大鬥爭，他說：

「我們這個黨，已經有五十年的歷史了，大的路線鬥爭有十次，這十次的路線鬥爭，有人要分裂我們這個黨，都沒有分裂成」。（下列編號，筆者爲了眉目清楚，特加上）

(1)「開頭是陳獨秀搞右傾機會主義，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以後，他同劉仁靜，彭述之那些人，組織了『列寧主義者左翼反對派』，八十一個人發表聲明，分裂我們黨，沒有搞成，他們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2)「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線錯誤，他們在湖南弄到一個小冊子，裏面有我說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這樣的話，他們就大爲惱火，說槍桿子裏面怎麼能出政權呢？於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撤了。後來瞿秋白被國民黨捉住了，寫了『多餘的話』，自首叛變了」。

(3)「一九二八年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後，李立三神氣起來了。從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個多月的立三路線，他主張打城市，一省數省首先勝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贊成，到六屆三中全會，李立三就倒台了」。

(4)「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羅章龍右派又另立了中央，搞分裂，也

沒有成功」。

(5)「王明路線的壽命最長，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組織了『廿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他們借第三國際力量，在全黨奪權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發表了『爲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批評李立三左得還不够，非把根據地搞光就不舒服，結果基本上搞光了。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這四年我在中央毫無發言權。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糾正了王明的路線錯誤，王明倒台了」。

(6)「在長征的路上，一、四方面軍會合以後，張國燾搞分裂。另立中央。長征前，紅軍三十萬，到陝北剩下二萬五千人；中央蘇區八萬人，到陝北只剩下八千人。張國燾搞分裂，不願意到陝北去。那時不到陝北沒有出路嘛。這是政治路線問題，那時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如果不到陝北，那怎麼能到華北地區、華東地區、華中地區、東北地區呢？怎麼能在抗日戰爭時期，搞這麼多根據地呢？到了陝北，張國燾逃跑了」。

(7)「全國勝利後，高崗、饒漱石結成反黨聯盟，想奪權，沒有成功」。

(8)「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裏通外國，想奪權，沒有搞成」。

(9)「劉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黨的，他們也沒有得逞」。

(10)「再就是一九七〇年廬山會議的鬥爭」。（按：即匪黨九屆二中全會，毛林之鬥開始）

這是毛澤東一篇最好的最扼要的整人殺人的自白。當然有些史實，若嚴格地加以考證，毛匪的這些說詞，也多歪曲史料之處，充滿了「成王敗寇」的氣氛，誰敢再去追究他們權力鬥爭中的是非！比如，以時間接近，記憶猶新的史實說，彭德懷是反對三面紅旗的健將，却不是裏通外國的叛徒；劉少奇搞修正主義，以收拾三面紅旗的殘局，却不是鬧黨內的分裂。所以毛澤東是信口雌黃，誠如林彪一伙，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反毛文件）說：「他（指毛澤東）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一點不錯，毛澤東的鬥爭哲學和鬥爭手段，是多麼殘酷的呵！不過，在最近這二次的鬥爭中，毛澤東的理論，也瀕於破產，因爲無論鬥劉少奇，鬥林彪所指證的「罪言」「罪行」，在匪黨幹部中，已失去說服力，從而覺悟到，「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的書」「毛澤東的話」

，是絕不可信靠的！毛澤東的「威信」實際只在那一小撮文學侍臣筆下和印刷機中的白紙黑字而已。

毛匪的鬥爭哲學如此，毛黨的鬥爭史實，又是如此，如果還有對毛黨內部團結，毛匪政權穩定之說，寄予若干幻想者，那是無知的成見。

時至今日，與劉鄧之鬥未清，與林（彪）陳（伯達）之鬥未了，舊恨新仇，交織于毛黨內外之間，似有理絲益紛，入水益深之感！如縱觀毛共全局，確是層層威脅，層層矛盾，無法解決！

現在不妨先從毛共中央說起，它是毛共的神經中樞，也是權利的最高表徵，歷次的鬥爭戰場，也在中央的。而今天毛匪一意孤行，企圖樹立極權統治，一再整人鬥人，已經鬥得「中央」領導階層殘破不堪！比如說，毛黨最高政治局的領導核心——中央常委，原有五人，現在陳、林兩匪被鬥，剩下只有毛、周（恩來）、康（生）三人了。而康生時隱時顯，似也有了問題。這樣一個「核心組織」，內部矛盾、動搖。其次，政治局廿一個委員，已有被鬥和死亡的八人。佔了三分之一以上。政治局也難以執行工作。至于中央委員會，林彪被鬥後，有大批林系人物均有問題。二年以來，三中全會無法召開，今後如何處置，也是毛匪一大難題。

黨是如此殘破，政權組織方面，國務院雖然還是由周匪恩來支撐着這一危樓，但新舊幹部之間，老、中、少之間，仍存有太多的矛盾。現在毛、周在互相利用之下，拚命搞對外活動，就是力求掩飾毛共黨政內部危機的。

毛共處于這種困局之下，所謂「第四屆人大大會」以健全它的政權機構却無法召開；所謂「九屆第三次黨的中央全會」也無法召開，因為他沒有把握開好。

在軍隊方面，在林彪的影響力還沒有清除以前，所謂「地方勢力」「地方王國」「槍指揮黨」這個局面，將無法改善。而且從林彪一系人物所遺的軍中職務，如國防部長、參謀總長、空軍司令員、海軍政委、總後勤部司令員等，這些在中央的重要軍職，久久未能物色新人出任，當可想見毛匪的困難了。

這些都是大事件，毛匪今天却動彈不得。毛澤東一小撮只好繼續搞「思想教育」工作，企圖逐漸轉變對他不刊局勢。這在最近毛共「元旦社論」可見其端倪。

毛共的「元旦社論」往往標示這一年的工作任務的，當然有許多還是不兌現的支票，或者夸夸其談，毫無實際。今年的元旦社論，「新年獻詞」標示了下列五點重要工作，願以一得之見，加以論述：

（一）繼續大搞批修整風運動，企圖在思想上清掃林彪在軍中的影響力。說成林彪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員」；他們是「集新老機會主義之大成，溶反革命陰謀詭計于一爐，為我們提供了很豐富很典型的反面教材」。要求「各級領導」「對那些流毒深，影響廣的主要反動謬論，要反覆批，深入批。」這是反面的手法，正面的，毛共在軍中曾發起一連串的學習運動：「學唱兩首革命歌曲」，「解放軍學全國人民運動」，「學習三個基本原則」，「認真看書學習」等等。花樣不少，但是一般幹部，他們「十分不理解」林彪居然從接班人，親密戰友的地位，于一夜之間，打上「反華、反共、反革命」的「叛徒賣國賊」，他們實在「想不通、分不清、批不透、講不出」，毛共再怎樣搞下去，也只是這樣了局的。而且最近從金門泗水過來的軍士曲軍成義士，證明毛匪公布林彪「五七一工程紀要」文字揭露毛匪的醜惡行徑，指出毛匪小集團「危機四伏，獨裁者越來越不得人心，統治集團爭權奪利，勾心鬥角，幾乎白熱化；文革期間，被排斥、打擊幹部，敢怒不敢言；農民生活缺吃少穿；紅衛兵受騙，充當砲灰；青年知識份子上山下鄉，變相勞改」以及毛匪個人「每個時期拉一股力量，打一股力量；今天甜言蜜語對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罪名，置于死地」。等等，軍中特感興趣，認為罵得對，罵得好，罵得毛匪「狗血淋頭」！看來，毛匪整人鬥人的魔術——整風，已到了圖窮七見的時候。毛匪再搞整風運動，是不會有結果的。

（二）繼續加強「一元化領導」的理論基礎，企圖鞏固毛匪個人獨裁權力。社論說：「加強黨之一元化領導，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在一個地區，由當地最高一級的地方黨委，對黨政軍民各個方面，實行一元化領導。在黨委內部，要搞『羣言堂』，反對『一言堂』；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搞好『一班人』的團結」。同時，要求每一幹部，特別是地方黨委「要把自己置于黨委的絕對領導之下，不要把自己置于黨委領導之上或黨委之外」；「擺正個人與黨的關係」，要知道「黨是領導一切的，一個共產黨員，不論職位多高，功勞多大，都是黨機體中的細胞，一定要把自己和自己的工作，置于黨的領導之下」。這種論調，對一個老共產黨黨員，實在陳腐濫調。原因是毛匪由于

不斷的發動黨內的鬥爭，而且違反原則，不擇手段，已早把共黨服從領導，服從紀律，這一優良傳統推翻了。現在毛匪從新「再教育」，以鞏固「黨權」實現「一人化領導」實也曷異乎難哉！不過，毛匪重唱這些濫調，在文字背後，是有其陰謀作用的，有其現實意義的。現階段的林彪一系人物，還有很多人在掌握住地方黨權和政權，形成「槍指揮黨」的局面。現在說「一元化領導」似在提高黨權，實際就是要四野的幹部，交出地方權力來。同時警告一些搞「獨立王國」搞「宗派活動」的大員，要尊重黨的領導，置個人于黨委之下，這樣毛匪的「中央」才可發號施令，領導地方了。但是地方幹部，如覆按毛澤東個人歷史行徑，毛澤東曾置個人于中央黨委之下嗎？毛澤東發動黨內鬥爭，是中央議案決定的嗎？毛澤東服從過黨紀嗎？如答案是否定的，則毛澤東何以正人？何以令人？因此，地方領導幹部，陽奉陰違，是必然的結果！

(二)毛共將重組工會、共青團、紅衛兵、紅小兵、貧下中農組織、婦女組織，以為其鬥爭的羣衆基礎。社論說：「工會、共青團、紅衛兵、紅小兵、貧下中農組織、婦女組織，應該經過整頓，逐步健全起來」。這是毛共一廂情願的說法。「文革」期間，有的組織，都被打亂了。而紅衛兵組織，一度出現左右兩派的武鬥，青年上山下鄉以後，組織也瀕于瓦解。今日毛共想重整這些組織，其作用至少有下列三點：(1)黨內老幹部，有的風燭殘年，不堪任用，有的思想老朽，蛻化變質，當然希望培植一些新血，來維持其恐怖統治。這和去年，毛共喊出「培養和造就千百萬革命事業接班人」是一貫的主意。(2)給予青年的政治幻想，還想利用青少年的無知、熱情、幹勁，作為毛匪內外鬥爭的工具。(3)江青一派的政治野心，重組這些組織後，必然控制這些組織，作為與老幹部軍人奪權鬥爭的賭本。

按，這些組織，以共青團組織，紅衛兵組織較為困難。自從毛匪于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論，提出「要從思想及組織兩方面整頓共青團」要求，一九七〇年七月，毛黨中央曾發出「關於整團建團通知」。去年匪報和廣播不斷刊出各地整團建團情況，似乎此一工作從試點入手到加速進行階段。但是大陸青年在思想上，消極的，是滋長自由主義，風頭主義和無紀律觀念，無政府主義；積極的是反抗上山下鄉運動，城市「倒流」，以及向港澳方向逃亡。去年逃抵香港難胞一萬五千餘人，其中十七歲到廿五歲的大陸青年，佔百分

之八十五以上。毛共花四年的時間整團，現在還沒有完成就可想見其困難程度了。

經過此次紅衛兵的鬥爭全程，從高峯跌入深谷，從絢爛變為悲慘的事實，大陸青年，對毛匪言行，還可信靠嗎？

(四)仍舊強調「總路線」口號：重彈「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老調。大陸同胞，如果真有「憶苦思甜」這份心情，那「總路線」是會痛心疾首的。「三面紅旗」正是在這個口號配合下提出的，造成全大陸「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大災禍。而今劉鄩已去，毛匪當權，又重提這個殺人不見血的「總路線」，大陸人民怎麼不心有餘悸呢？老實說，「三面紅旗」是說明毛匪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過左的經濟政策的失敗，毛匪不自悔改，而人民的反抗，是必然的。但毛共在「批修整風」中口口聲聲說：「劉少奇一類騙子，及一小撮階級敵人」「妄圖以他們資產階級政策代替無產階級政策，竭力破壞黨的政策落實，在農村，他們大要反革命兩手，因而從右的方面，大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物質刺激，工分掛帥，從左的方面，大搞無政府主義，經濟主義，平均主義，按勞分配原則」。「他們的目的，是要破壞集體經濟，破壞人民公社，破壞社會主義」。

事實上，這只是白紙黑字的叫囂，毛共在經濟戰線上，既不敢太右，也不敢太左，是陷于左右兩難的窘境。「文革」以後，直到今日，毛共並沒有訂出一個全面的「經濟計劃」出來。去年，大陸是一個天災年；毛共還是盡其剝削之能事。還在強迫廣大的貧下中農，在「留足種子，飼料糧和儲備糧之後，要超額完成向國家交售公購糧的任務」。

(五)毛共對俄共的侵略威脅，深感嚴重性：這問題，不自今日始。今天蘇共在邊境上是屯軍百萬以上，無論是出于奇襲，出于陣戰，對毛共是日益嚴重的問題。況且雙方在理論上的互爭互罵，舌敝筆焦，是沒有意義的事。外電傳聞，蘇俄的忍耐，也到了「崩潰」的邊緣。五年以前，毛共提出「備荒、備戰」，其假想敵，絕不是美國，而是蘇俄。所以今年元旦社論中特別指出：要「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並指罵「劉少奇一類騙子在國際上，他們要靠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反華、反共、反革命」。「蘇修在全世界人民面前進一步暴露出它的社會帝國主義的面目」。這些指罵，實是毛共恐懼蘇共的心理反映。歷史證明，中共對蘇俄「一面倒」的是誰？稱蘇俄是社

會主義陣營中的頭頭是誰？今日反蘇，招來蘇俄的大兵壓境，毛澤東却要求大陸人民和他一道陪葬了。大陸人民會甘心情願嗎？

以上，是毛共在「元旦社論」新年獻詞中所暴露的問題，足以證明毛共今年仍在內外交困中掙扎的。雖然如此，毛共內部的權力鬥爭，還是一波未了，一波又起。目前除了上述問題以外，恐怕還在醞釀第十一次的大鬥爭。這個鬥爭，將是江青派（文革派或宮廷派）與周恩來派（老幹部派）的鬥爭了。現在有跡象可尋，這個鬥爭，是在「密雲不雨」的時候。

誰都知道，「文革」時期所謂「三結合」的政權機構，在地方固屬如此，在中央也似如此，不過不太顯著而已。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始終掌握住「黨權」；周恩來，代表老幹部掌握住「政權」，而林彪代表軍人，掌握了「軍權」。今天在毛共中央，軍權已經削弱了，所餘的是「黨權」與「政權」之爭了。

林彪鬥垮以後，江派勢力在毛匪的有意迴護之下，逐漸擴張其最顯著的事例，一是姚文元、張春橋等人的得勢，二是王洪文、華國鋒進入中央，出任黨的重要職務。這樣使黨的最重要活躍部門，掌握在自己手裏。同時，江派還與汪東興的特務組織相結合。

周恩來，是一老狐，狡猾多變，却不甚露鋒銜，留「小獠子」。但周派在實際的權力上，並不讓步。而且若干老幹部「解放」以後，對周均有好感，無形中成爲一大勢力，與江派抗衡。對於外交事務，國際統戰，周尤爲熟手，現在加上李先念爲其助力，當更活躍了。林彪垮後，葉劍英以「軍委」身份，照顧國防部，與周也較接近。吳冷西被鬥今已起用，復掌「人民日報」言論，與周也較默契，看近半年來，「人民日報」的言論，是常與姚文元所主編的「紅旗」雜誌，唱對台戲，就可想見一二了。

周匪年邁，猜頭，鬥爭經驗豐富，也可能喪失鬥志；但江派新銳之氣未衰，絕不以掌握了「黨權」爲已足。早晚會向周派進攻，是意料中事。況江派以接班人自況，若就此停息鬥爭才怪呢？

毛匪和周恩來，也有歷史恩怨的。不過今天毛匪不能清門周恩來了。因爲在匪黨老幹部中，除周匪以外，竟無一人可勝任于國務院全盤工作的。毛匪對周恩來可能以「剩餘價值」視之，但一旦「接班人」羽毛豐滿時，周恩來的政治生命也可能不久了。不過，毛匪也將就木的老人，對毛周兩匪來說

，也是一種生命的競爭。然而，可以斷言的，只要周恩來在台上一天，江派人物也必然的虎視眈眈的一天，準備鬥爭的一天。這應無疑義。

如果，江周兩派鬥爭，那將是毛共第十一次的大鬥爭，按毛匪的辯證邏輯，也並不稀奇。

去年十月，從毛匪「接班人」問題看來，周匪似有怯戰心理，故意迴避江派鬥爭的矛頭。據說，周恩來于十月初接見美國報紙編輯人協會一行二十餘人時，曾作一次深夜之談，其中有人提出毛匪歸見上帝以後，他的接班人是誰的問題，周匪表示，可能是年青一代的姚文元，作爲新的接班人。此一「新聞」，美國報紙已有報導，但亦有否認的。以美國報人關切此一問題而論，此一新聞的構成，是有可能的。

毛匪的「接班人」問題，是一個十分燙手的洋山芋，毛匪自己已不願碰它，其他幹部不敢碰它。原因是過去兩個「接班人」都沒有好下場，現在還有誰敢提出呢？然而從美國記者提出當屬例外，毛共也無法拒絕的，無法禁止的。不過，由周匪來作不十分肯定的答覆，却也不尋常了。這點，從毛共內部鬥爭的形勢看，周匪是非常狡猾機智，非常有作用的。

第一，目前江、周兩派的鬥爭，似無可避免，周故意提姚文元爲毛匪的接班人，表明自己並無意于此，以緩和江派的嫉視，從而討好江青，這樣，或者可以退而自保。

第二，姚文元是毛匪所賞識的文學侍臣，是補陳伯達遺缺的；同時，又爲江青的文化打手，愛將，今試提姚文元爲接班人，定爲毛江夫婦所喜歡，因爲毛匪希望死後，不少史達林後塵，被接班人鞭屍。

第三，姚文元目前是在毛江旗下搞思想理論的，其行政資歷和經驗，均不及張春橋，提姚所以抑張，也可能引起江青派下的內部鬥爭，這對周恩來說，是有利的。

第四，接班人問題，既屬燙手的问题，周匪當場爲答復外籍記者，事前可能未獲得毛匪同意，周匪極具投石問路作用。因爲近年來，毛共也有「集體領導」之說，甚囂塵上，以毛匪性格，是不符的。

第五，周匪率爾提了姚文元，毛江夫婦無論作肯定或否定之反應，對周匪未來鬥爭策略的釐訂，是有幫助的。

以上五點，是筆者淺薄的推論，但觀察毛共內部形勢，江、周之鬥，是早晚間事，請拭目以待。

方 曙脫稿于中壘六十二年一月十六日